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八十 史部

隋書卷三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一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

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

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畧矣周公定禮内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褘翟稱中宫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畧無定數高祖思革前獘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宫之式畧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

品世婦九員掌賔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廪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敎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醞二人掌方藥卜筮

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

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

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

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

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

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

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

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

羞司醞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

扆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繖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

馬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

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

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减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决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

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恱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閤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已為一

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已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宫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宫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内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内事六宫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宫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

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别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

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

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爲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
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及夫妻
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
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
吉巋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
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
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

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敎可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曆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滞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

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遁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

志且願安平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

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
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
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
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
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
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
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
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

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后妃傳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惟司樂司膳員各四人○臣映斗按此合算得四十八人下文云司二十八人云云疑誤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八十一史部

隋書卷三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

李穆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

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戸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戸賜以鐵券

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内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户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户通前三千七百户又别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宇文護

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柰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

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

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内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虚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别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
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
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内此
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
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
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
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
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内翦羣兇

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塡積方屈箕潁之志始順内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治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剏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賛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

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嘿工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祅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移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

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師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錬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顔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闗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黄門侍郎監護喪事賵馬四匹粟麥二十

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懐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齎哀册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猷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恡嗇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盗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

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絶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没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

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荆州總管加邑八百戸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恒官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

執威柄以鎮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
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
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
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
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
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
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
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

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絶徧觀其子孫皆無頼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勲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郕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禄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歳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迺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

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内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藴雜治之案問

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祆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内外親婭並募從征吾

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嚮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頼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

周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高平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

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絶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

所好辭不就官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
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
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
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户尋改
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
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尋爲懐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户尉迥反遣
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

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値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寛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旣平尉迥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慴其威略爭來内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

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
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
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
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
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
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
鄎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縣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愼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

舞既而大悦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豳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

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令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户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户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

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冡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凉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

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劒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碁等以盛兵攻利州閫睿將至碁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劒閣大將軍宇文敻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碁自午及申破之碁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碁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

陣督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虔以城降拒謙不内謙將

麾下三十騎遯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督斬謙于市劒南

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

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户督時威振西川夷獠歸

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賔督上疏曰竊以遠撫長

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牂牁之

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

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

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絶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

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遥漢代開

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歳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恵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横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

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
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
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
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
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
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
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彊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
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

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倐來忽往雲屯霧散彊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内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别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𢡟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内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

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

為戴公命以洋龔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應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隋書卷三十七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李穆傳穆讓兄子孝軌○一本無孝字按北史穆請迴授賢子孝軌有孝字

李敏○監本傳前又有孝敏二字一行按李渾李詢李崇李敏前已注李穆下崇傳末又云子敏嗣不當複列今刪

及長襲爵廣宗縣公○監本無縣字按李崇傳改封廣宗縣公敏襲父爵不當脫縣字今增

梁睿傳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各本同臣映斗按前漢書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辭老疑作辭第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八十二史部

隋書卷三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爲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

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悦之昉因説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

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黄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踈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寛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

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而高頻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頻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閒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

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

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
皇極公卿之内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
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歷數定於杳
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
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
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
報効榮高禄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
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彦爰

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
九五初平尉迥蹔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
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
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
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刼調布以爲年甲募盜賊
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
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
叔諧固深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

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

卽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悛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顧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内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

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没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户曹

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
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卽承引頗是
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
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
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
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昉
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爲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戲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

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幾以爲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佗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

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
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
府内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户委以朝政俄遷
内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户以其子善願爲歸
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
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
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内史事初高祖與譯有
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

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顔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内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内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内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

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成臯郡公邑二千户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

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鷙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内

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叅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諡

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城至文城元璹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

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
逼遣袠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
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
上士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
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
總萬幾高祖固讓不許袠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
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
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

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懐猶豫高祖令裒往喻之裒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悦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縑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裒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懐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裒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冬也帝乃止裒尋卒高祖傷惜者

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韋謩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甞與諸外兄博奕孝寛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

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遯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

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

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黄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吴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虚僞之辭欲

阻誡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
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
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
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
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偲嗣大
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韋暮者京兆人也仕周内史
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公
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户後歴魯陽太守太子小宫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户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為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

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貴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貴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旣而高祖得入貴恒典宿衛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貴淸宮因典宿衛貴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靑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貴所制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熲蘇威共掌朝

政貢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貢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頻䫉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貢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貢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貢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貢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

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

之祥斯實寔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黄鍾爲宫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删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號州刺史後遷懐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鹵民頼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

容謂貴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
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
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
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
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
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
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

譯及貢柳褒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顔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貢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

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内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

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史臣贊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通鑑考異曰按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盧賁傳誤也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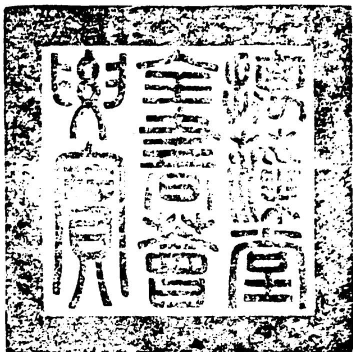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七第十三頁後三行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禄大夫按軍將韪當作將軍

卷三十八第九頁後一行譯嘉謀良策刋本謀訛課據監本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斯實冥數相符刋本冥訛名據監本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致之則怨桉致當作置





覆校官助教 臣 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録舉人 臣 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隋書卷三十九

唐 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第四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户起家直閤將軍其

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兖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

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熲熲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惎擁眾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

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戸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祚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

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
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
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
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
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
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

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顔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

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頻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静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

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寛為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寛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寳寧者齊氏之疎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黄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

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弃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廣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

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尾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為戎狄所憚入為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

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

賤竝家累金寳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内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竝誅其後遂絶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

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邙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扞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

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宫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内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凉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戸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

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

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為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為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若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

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為南郡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觧鍾律官歷頼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亹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眞等聚

結亡命每為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
廻洛季眞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
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内屬為
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頴兵援之蠻奴
引軍而退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寛經略
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寛孝寛
窘迫未得整陣為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
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尉廻稱兵作

亂滎州刺史宇文冑與迥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遯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尅毅等退保甑山鎮其城邑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溳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

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祕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遯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

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為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别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

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黄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

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
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劒息韋韝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
董率戎旅淸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
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
崇爵端氏縣伯褎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
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
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

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子毓 勣兄通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爲
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
嘉之勑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逾
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
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
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
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
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

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瘠過禮天和二年授鄀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為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

經四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觧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邉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勲效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勣女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

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
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
詔諸王竝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絶其年卒時年五
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賵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
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幷州毓以妃兄
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
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

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
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
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
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為
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勑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
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
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
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

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毓

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忘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諡曰愍子顒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為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顒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

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戸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攺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戸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九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衞歳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竝稱寛惠十七

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常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

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埶暢付誼大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畧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宫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為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幾名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

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紿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遏司馬消難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為右武候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為副元帥軍還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

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
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
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恊官至驃騎將軍恊
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别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
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禄位貽厥子
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剥之機亡身
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

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三十九